

医者仁心

□黄红卫

十胃九病,我也不例外。许多年前,胃部出现不适症状,稍多吃即难受,痛苦倒其次,一声挨一声的暖气使个人形象大打折扣。无奈去医院就诊,医生二话不说让我做胃镜。那是我第一次做胃镜,与传说中一样,管子插下去时确有生不如死之感,结果出来是胃炎。

尝了苦头,决定改变生活习惯,饮食方面格外小心,能不吃就不吃,能少吃尽量少吃,养胃养胃,胃靠养嘛。太平无事了一段时日,结了伤疤忘了痛,又开始正常吃喝,民以食为天,不然活着还有何意义?

大概从三年前开始,上腹开始疼痛。因害怕胃镜,不敢去医院,擅自买些药,不仅不管用,还越来越严重,只好硬着头皮去医院,果然,医生又让我做胃镜。医生说做无痛的,跟睡觉一样。真的像睡觉一样,只是价钱不菲。过天报告出来,结论打印得明明白白——浅表性胃炎。返门诊问医生如何处理?医生眼皮也不抬,轻描淡写说不过是十之八九的胃炎,有啥要紧。兴高采烈回家,照吃照喝。

去年下半年,胃痛加剧,夜不成寐,活生生瘦了一圈。年底在家人催促下去医院挂了专家号。白白胖胖的女专家目不转睛盯着电脑,一脸冷漠,不肯多说一句也不容我说半句,只问做普通胃镜还是无痛胃镜?我无奈说只做无痛胃镜。

预约、等待,忐忑,大年二十八,报告终于出来——糜烂性胃炎。这次长了心眼,拿着报告问了几个医生,几个医生都建议服用奥美拉唑。

这个春天,我无论如何高兴不起来——因为不见好转的病情。幸好,一朋友推荐了通大附院消化科主治医师倪润洲。根据网络显示,倪医师周二、周五出诊,挂他号相当不易,必须提前三十天。我想我得

去碰碰运气。那天是星期二,我去附院挂号,窗口说倪医师的号非常紧张,未来几天没空档,你上二楼门诊试试,问倪医师要加号。

我贸然敲开门诊室的门,倪医师从百忙中抬起头来,问何事?我说要个加号。倪医师问我从哪来?本地?外地?我说本地。倪医师写了个号,吩咐星期五上午过去。朋友得知此事,怪我傻,应该说外地。因为倪医师这人相当仁慈,对于外地过来的病人,从不让白跑,哪怕中午不吃饭也要当天接待好。

星期一大早,冒着瓢泼大雨去挂号,却只有下午的号。我轻轻推开虚掩着的门诊室的门。倪医师说没开始上班没开始喊号呢。我说下午几点上班?倪医师说除了礼拜天,天天在门诊,中午只休息半小时。倪医师看看我湿漉漉的衣服,问住哪里?我说电瓶车半小时。倪医师怜悯地点点头,说要不趁没开始喊号,抓紧时间给你插个队。

倪医师详细询问了我的病情,不仅问,还看了舌苔、切了脉象,按了肚子,这些前所未有的举措,让我觉得既亲切又安心。倪医师说放心,吃半个月中药即可。倪医师特别叮嘱我,半个月后如果症状消失,就OK啦;如果还有症状,不用挂号不用找他,直接按方子续配半个月;如果有一点症状,不用担心,也不用吃药,保证你该吃就吃、该喝就喝。

我自然千恩万谢,说倪医师的人品、医德果真名不虚传。

倪医师像邻家大哥样笑着说:“别相信外面传言,人家骗你的。是你运气好,你看,开始喊号啦。”

春风杨柳,百花含笑。在这个人间四月天里,我笑出了声。我要告诉全世界,困扰多年的症状正渐渐减轻,我相信会彻底OK!

心窗
片羽岁月
流金

童年

□陈美琳

回想自己的童年,五味杂陈。

母亲生下我不到一个月,父亲就回到远在连云港的工作单位,此后每年到了年底才回来几天过春节,一般年初五就又动身出去。所以幼小的我对父亲的记忆非常模糊,以至于三岁那年爷爷过世,父亲回来奔丧,我因不认识父亲而拦着不让他进门,闹了个大笑话。

母亲一个人带着我过着艰难的日子,我出生21天,奶奶就把我家分了出来,一间下雨便漏的小小的房,三斤大米、四块钱外债和嗷嗷待哺的我成了母亲的全部。

然而,母亲并没有抱怨命运的不公,而是凭着一身力气,做着和男人一样的活。我小小年纪便也在母亲的熏陶下,能料理家务。记得六岁那年夏天,母亲在附近一个预制场浇筑楼板,任务非常繁重,中午也没空回来做饭。我便学着母亲的样子,淘了米放在锅里,加上水,央求邻居奶奶帮忙划了火柴点燃了灶膛。想到没有什么下饭的菜,我就转到鸡窝边,看到两个刚下的鸡蛋,便也学着母亲的样子敲了蛋在碗里打散,搁上油盐酱和葱花,就把碗放在米饭上面,蒸起了鸡蛋。当闻到饭香,揭开锅盖,我却看不到满满一碗蒸鸡蛋,而是趴在碗底的一块黑乎乎的巴巴,后来问了母亲才知道蒸鸡蛋是要加水的。当我把做好的饭和黑乎乎的蒸鸡蛋用一个竹篮拎到母亲的预制场时,她并没有责怪我饭是夹生的、蛋是透咸的,而是和她的工友一起分享了我的第一顿午餐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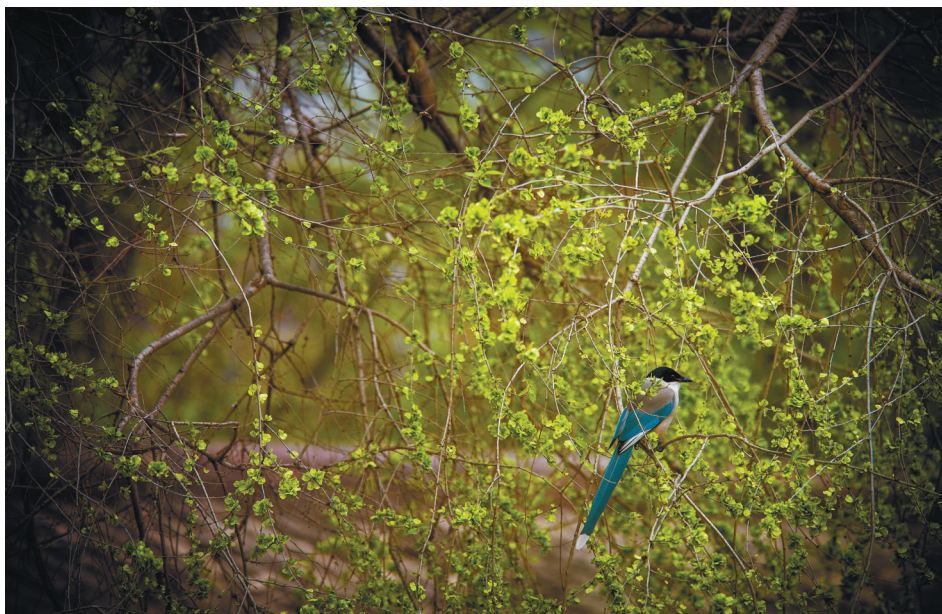
每到农忙时节,我总被母亲拉

着一块黑乎乎的巴巴,后来问了母亲才知道蒸鸡蛋是要加水的。我也能像模像样地做起来。七岁时便下水田插秧,邻居们都笑说母亲是拉着小狗去耕田,母亲总是说穷人的孩子要早当家。

小时候,我也很羡慕人家的小孩无忧无虑,逢年过节总有新衣服穿,也曾对着每天割不完的羊草,做不完的农活向母亲发牢骚,母亲却总对我说,别人家有父亲在家,也有爷爷奶奶帮着干活,我们家父亲不在家,又没别的人帮忙,母亲一个人是忙不过来的,所以孩子就要听话,要做母亲的帮手。望着母亲愁苦的面容,我只有不和别人攀比,更加麻利地干活。

和同龄人相比,我更加成熟一些,从小到大都是如此,我知道这和自己的童年分不开。童年的我已吃过同龄人没吃过的苦,做过同龄人没做过的活,体会过穷人的辛酸,品尝过不被重视的委屈,所以长大后,我更能包容别人的抱怨,体察别人的难处。

童年,现在拿来回味,已不单是辛苦和困顿,而是我一生的财富。即使如今的一切都有了起色,也融入了城市生活,但我还是我,保有着不怕困苦、踏实肯干的本色,我也将教育我的孩子,守住这份朴素,把踏实做事的家风代代传承。



静享春意

陈顺源

我记忆中的郭老师

□刘伯毅

郭可慈老师于2002年逝世,至今已近20年。他去世时70岁。我和郭老师相差31岁,郭老师生前把我当子侄和文友看待,如果郭老师活到现在,肯定会给我很多帮助和指点。

郭可慈老师和我家是世交,我祖先是郭老师夫人的老师,我父亲和母亲都是郭可慈老师的学生。郭老师和我父亲后来又都在正场中学任教,我们两家子女都做了郭老师和我父亲的学生。在正场小镇上,我们两家十分友好,也成为传播文明火种者。

郭老师是如东人,南通师范毕业后,在正场小学任教,和女教师金亚男恋爱结婚,郭老师就以正场为家了。后考上江苏师范学院俄语系,毕业后,分到南通市教师进修学校,并任了十年南通市职称评审组外语组长。

我小时候,常从父母的嘴里听到他们对郭老师的评价,知道郭老师知识渊博,在北京上海等地发表文章。郭老师也常到我家来串门,他和我父亲当时都是正场中学的高中语文老师,我父亲创作的小戏也常在县、地区一级的会演中得奖,他们谈论的话题就多。他们交谈时,我在一旁静静地听,他们谈论到的小说和古文,有时我也找来读读看看。1993年我调到南通市文联后,特别是1997年居住金沙后,常骑自行车穿越大半个金沙城,到郭老师那里喝茶聊天。有时,郭老师

不在家或忙,他夫人金亚男就陪我聊天。金亚男,我们正场老街上的人都称她为“金先生”,因为她知书达理、尊敬丈夫、勇于担当。

我记忆中的郭老师是一个热爱生活、比较时尚的人。普洱茶开始红火的时候,好像是1998年,他就泡了普洱茶给我喝。他说,《周末》报和《扬子晚报》都在热捧普洱茶,他也买了一点。可惜,我当时对普洱茶知之甚少,说不出个子丑寅卯来。沪宁高速公路开通,郭老师告诉我,他第二天正好从南京返回,他本来坐汽车从江北走,因为要见识一下高速公路,特地走沪宁高速,坐车到苏州,再在苏州住一晚,第二天起早到老字号的面店,吃碗面回来。他说,人生其实就是个体验的过程,什么东西最好都品尝一下,什么事情都要经历一点,这就叫丰富,也是一个作家或读书人应有的态度。正因为此,郭老师每到扬州,有时间都要到“富春茶社”去吃三丁包子,他还把这写到了文章里。

我记忆中的郭老师是一个十分珍惜时间的人。他喜欢外文研究,出过好多书,他又热爱中文,是个作家,在《光明日报》《文汇报》上发表文章。通州进修学校分给他一套楼房,后又原做教室的老平房里,辟了一个单间给他,郭老师把它当作书房。每天上午8点不到,他就从楼上下来到书房去了,在书房里一个人读书写作,不到11点,肯定不回家。有时,11点半了,还要他夫人到书房里喊他回家吃饭。吃过中饭,下午2点左右再去书房,不到下

信仰

□吕炜照

每个人心中都有自己的信仰,而我欣赏这句关于信仰的名言:生活就像海洋,只有意志坚强的人才能到达彼岸。

星星不会因月亮的光华而失去它闪烁的理由,正是有了无数不被人瞩目的星星,才使星空璀璨明亮;小溪不会因汪洋大海的汹涌而停止奔流,正是有了千万条涓涓的溪流,长江大河才得以奔腾咆哮、波澜壮阔。雄鹰不会因漫天黄沙而迷失方向,正是有了盘旋上空的鹰群,无垠的漠海才显得如此壮阔多姿。在公安这支警察队伍里,正是有了女警,才使这支队伍生机勃勃、活力满满。

也许是电视剧看多了,对女警的第一印象就是沉稳,成熟潇

洒的拳脚、百发百中的射击、聪明智慧的头脑、精干飘逸的身影和咄咄逼人的眼神。影视片中的她们和男警一样,面对黑暗与邪恶,毫不犹豫地与之进行殊死搏斗,甚至是失去生命。其实,女警的风采并非都来自刀光剑影中,而是来自真真切切的现实生活中。在这支男人占绝大多数的队伍里,女警的工作大多是平凡琐碎、紧张忙碌的,工作要求她们细致入微、一丝不苟。

自从与好友相识后,我对她第一印象是文弱,有时候也会开玩笑说你当上警察的。在警校,你学的是刑侦,专业学习成绩特别好,就是体能特别差。障碍跑考核时,你重心不稳从独木桥上摔下来,下巴着地,鲜血立刻涌出。你太好了,强,

午5点基本不回家。郭老师告诉我,他对吃饭应酬不感兴趣,人越多他的话越少,有时就笑笑而已。

我记忆中的郭老师是一个典型的文人。他有篇散文《庭院前的白玉簪》,写在台湾的远亲来老家访亲时。离别时,远亲想带点故乡的泥土和植物什么的到台湾去,郭老师马上就拿起了小铲,从屋前小花圃里,从绿油油的白玉簪中分出一簇块茎来,还写成了散文,这就很有文人气了。一般的人会说,带植物什么的没意思,我送两瓶酒给你,而这个“分”出的“一簇块茎”,自然就让人想到南北朝诗人陆凯的诗句“江南无所有,聊赠一枝春”。郭老师家里有几本藏书,他退休后有段时间,被福建泉州聘用,他把聘用所得的钱,大都在泉州买了书,打了好几个包,邮寄回来。我几乎每次去郭老师家,他都会兴致勃勃地告诉我,他又买了什么新书,这些书好在什么地方,陶醉兴奋的表情让我难忘。几十年过去了,有时,我在书店里犹豫一本书要不要买时,只要一想到郭老师,肯定是买。

我和郭老师交谈过多次,有时也到深夜11点。郭老师从没有在我面前谈论过别人的是非,也没有在我面前诉说生活的艰辛和困惑。事实上,郭老师由于出身大户人家,遭受许多不公,他的一生有时也是尘土飞扬。但我认为,他的思想和灵魂是高洁的,远在尘土之上,他有他生活的信念和坚韧。他用这些信念和坚韧,战胜了生活的曲折和艰难,使郭老师原本就有一米八的身躯,回想起来显得更加俊朗和飘逸。

芬芳
一叶

顾不上疼痛捂着下巴冲刺。警校毕业后,你先后去了不同岗位,你边做边学,写了很多文章。你对文字的把握非常严谨,对自己十分苛刻。你只是众多女警的一个缩影。走在人群里,你也许平凡不起眼,但在工作上,你因敬业奉献而格外靓丽,成为新时代最美丽怒放的“警营玫瑰”中的一朵。

如今,你成为一名女交警,护学岗旁,你的笑容就是孩子们快乐的源泉。一年四季,你的汗水浸湿了斑马线,你的轮廓映照着路口的红绿灯,标准的手势使道路变得畅通,热情的言语让迷途者找到方向。从警之路,你完成着一次又一次坚定执着的朝圣,因为,公安事业是你最忠诚的信仰。